



北京影探

影評不設防 何佳霖

《驚天救援》還原消防員救火驚險情境

導演謝絕替身 演員專業親自上陣

導演彭順繼十年前參與《逃出生天》後，再將救火題材搬上大銀幕，新作《驚天救援》是根據化工廠爆炸的真人真事改編，由杜江、王千源、俞灝明和韓東君等主演。導演多次提到，他拍攝本片的心態是要把消防員的故事好好地拍出來，着重真實感，更拒絕使用替身。導演從多個真實救援事件中汲取靈感，更從中打動到自己：「一隊人進入火場，未必一隊人完整地返出來，這部分相當觸動我自己。消防員是很神聖的工作，以生命拯救生命。我這次處理這部電影，亦要面對當中的生離死別，是個很大的課題。」

◆文：蕭瑟

早前，導演彭順攜同《驚天救援》主要演員杜江、王千源和韓東君現身北京大學，與眾多同學進行映後交流，不少學生對電影中消防員展示的新型救援設備以及對人民關懷的印象深刻。導演彭順表示，為了還原於災難現場最真實震撼的救援動作，他竟然在拍攝現場（在保證安全的情況下）埋置了部分沒有告知演員方位的爆炸點，只為捕捉演員最真實的反應。

《驚天救援》內製氣罐間裏面上千個氣罐假如發生爆炸，爆炸威力相當於2千噸TNT炸藥，100平方公里內的人和動物將會全被滅頂，整個灌城將被夷為平地！而同一時間，王千源飾演消防站長趙映旗，趙映旗的女朋友、當小學老師的張虹（韓雪飾）與學生被困天台，感覺是生死關頭，張虹致電趙映旗求救，卻失望地被告知將會有其他同僚往營救，內心極度失望的張虹卻沒想到趙映旗在面對着更大的危機……王千源談到新型救援設備能夠衝到人去不到、很危險的地方。沒有勇敢你就救不了火，沒有堅毅你就不能把人背出來。

杜江真正體會消防員的勇氣

電影中出現了泡沫滅火機械人、消防機械人、投彈式高層建築乾粉消防車和全覆蓋電磁炮等，杜江覺得可能是第一次有電影把這些最先進的新型救援設備呈現出來。杜江說每天起碼會換兩次衫，因為整套消防服都會濕透；亦由於一直被倒吊，整個人都暈暈的，你只有體驗過這些不容易，才知道怎樣把角色塑造好。杜江認為消防員那種把生命豁出去保護別人的勇氣，震撼之餘，也讓他們對消防員更加崇拜、更加敬佩。話說杜江的兒子也出席了首映禮，看畢電影杜江就問觀眾席上的兒子，假如電影中的情況出現，你會把氧氣面罩給別人嗎？兒子答道：「如果那是媽媽，我一定會給她，因為媽媽是我世上最愛的人，我一定要好好保護他。」杜江可能心有不甘，再問兒子假如氧氣面罩只得一個，你給爸爸還是媽媽？可憐10歲的兒子皺了皺眉毛，就拋出了：「爸爸，我覺得我們有你，可不會走到這個地步吧？」杜江

◆韓雪



當場甜笑不已。

韓東君俞灝明體驗救火艱辛

飾演小五的韓東君談到拍攝期間印象深刻的部分，他表示在拍攝油罐車爆炸的那場戲時，他穿着全套作戰服真實地體驗了滅火，發現極其耗費體力。在濃煙中即使佩戴着氧氣面罩呼吸也很艱辛，另外背着傷者起碼共300斤的重量，去進行點降，所以從那一刻才體會到消防員特別特別不易。而飾演王文斌的王戈，再過幾天就要回家給爸爸做70大壽，他表示拍到根本都不清楚到底真的在拍戲還是真的在火場，代入感非常的強烈。

為了還原消防員的戰鬥面貌，《驚天救援》幕後製作團隊苦心打磨4年，用了個多月以1:1的比例復刻搭建核心爆炸區、盤山隧道、生產車間等重點場景；導演表示他總共炸了6部消防車，消防救援部門提供了30多部消防車配合他們拍攝一些很大的場面，整個拍攝過程中，很多滅火救援鏡頭都是真正的消防員去完成的。導演表示，杜江、王千源、俞灝明、韓東君、王戈等救援小隊成員，早於開拍前一個月，每天都在做封閉的專業特訓，沒可能偷懶，覺得他們好像真的是個消防員，付出過努力、很專業，拍攝期間更是幾乎全程佩戴20斤空呼設備，在無任何減重的前提下詮釋橫渡火海、降落救人、肩負傷員等多個救援動作戲份。整個過程裏面，真的感受到消防員的偉大。

飾演劉子濤的俞灝明表示，於他們作為演員而言，他們都覺得非常難以承受；並坦言：「每一份經歷都是成長的養分，感謝演

◆《驚天救援》

導演彭順。

◆俞灝明、王戈、韓東君

◆杜江

員的職業給我的動力與能量。也希望通過這部電影，消防員們能走進大家的心裏。」

一個生命拯救另一個生命

電影講述站長趙映旗（王千源飾）帶領救援小隊深入火場，拚盡全力搜救每一個人生命之時，也看着隊友一個接一個地倒下；小學老師張虹（韓雪飾）與學生被困天台，感覺生命危在旦夕，眼含熱淚仍堅信消防救援人員終會抵達；通信員韓凱（杜江飾）與化工安全專家葉欽（佟麗婭飾）潛入核心爆炸區，檢查爆炸風險，不幸遭遇餘震。隨着災情不斷升級，地動山搖、火光沖天，整座城市彷彿將要被如魔鬼一般的火海吞噬，救援小隊該如何展開生死救援，挽救全城人民生命？

導演彭順希望觀眾能夠在大銀幕上感受到《驚天救援》的命運，他希望展現出一個生命拯救另一個生命時，所需要的勇氣與付出，希望電影所傳達的力量，可以激勵每一個即使是普通人都全力以赴！

送《驚天救援》換票證

香港文匯報 WEN WEI PO

由寰宇影片發行有限公司送出《驚天救援》電影換票證20張予香港《文匯報》讀者，有興趣的讀者們請剪下《星光透視》印花，連同貼上\$2.2郵票兼註明索取「《驚天救援》電影換票證」的回郵信封（填上個人電話），寄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3樓副刊部，便有機會得到換票證戲飛兩張。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倒數說愛你》用愛創造奇跡打破宿命



曾執導《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及監製《想見你》的80後新導演林孝謙，又帶來新作品愛情電影《倒數說愛你》，該片由陳飛宇、周也、趙小棠、孫天宇等人主演，講述了青梅竹馬的谷雨軒（陳飛宇飾）與韓書妍（周也飾）在多年後再度相遇並相戀，然而幸福時光突遭意外，從而兩人展開了一段先後穿越回過去拯救對方，命運因此被改寫的故事。

影片中，這對情侶無論時光如何逆轉，他們相愛的心從未動搖。以最堅定的奔赴，最盛大的告白，即便時間與生死阻礙，兩人依舊要愛！最終，命中注定的相遇，讓谷雨軒和韓書妍時結緣，長大後又重逢。墜入愛河後的他們本是如此幸福甜蜜，卻不料突遭命運考驗，在時間循環中反覆經歷生離死別的痛苦。當時間的齒輪又一次開始轉動，雙向奔赴的他們會付出什麼代價來戰勝時間、用愛創造奇跡？

韓書妍為了找到救回雨軒的方法來

到神秘小屋，她說：「如果雨軒能代替我死，那就代表命運是可以改變的。」沉浸在失去愛人的悲痛中的書妍內心卻很堅定，她認定無論付出任何代價也要救回雨軒。她來到雨軒兒時曾經居住過的房子，在角落找到了最後一根許願蠟燭，將自己

拯救愛人的信念加注在願望中——「如果雨軒可以好好地活在這個世界上，我願意我們從來就不曾相愛過。」在蠟燭被吹滅的那一瞬間，時間成功倒流，一切回到了故事最開始的地方，而命運卻將他們緊緊相連，相愛的人終是會守護在彼此身邊，只要抱着對愛的堅定信念，勇敢去奔赴，就一定會迎來最圓滿的結局。難怪導演林孝謙受訪時透露：「這是一部有魔法的電影。我們通過蠟燭來限定穿越旅行的次數。這教我們在有限的機會中怎去把握你所愛的人，即使



◆陳飛宇飾演雨軒。 ◆陳飛宇與周也演出獲好評。

到最後你願意選擇放手，放下和成全卻打破命運的魔咒。」其實，《倒數說愛你》給觀眾帶來一場有甜有虐、極致唯美的觀影體驗，讓大家能夠從電影中見證打敗宿命的真愛故事。另外，大家對陳飛宇的印象有多少呢？除他是導演陳凱歌的兒子之外，他還參加過內地多個綜藝節目，更曾憑青春校園片《最好的我們》，獲得日本東京電影節金鶴獎最佳新人獎、最具人氣男演員獎、第11屆澳門國際電影節金蓮花優秀新人獎，前途無限！

◆文：光影俠

《日麗》給你空間自行賦予電影的心底意義

蘇格蘭導演莎樂韋絲（Charlotte Wells）首部自編自導的劇情長片《日麗》（Aftersun，見圖），講述一個30歲的年輕爸爸帶着11歲的女兒，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土耳其觀光勝地度假。影片

隱晦地透過20多年後、已長大成人的女兒蘇菲視角，重塑了這段帶着某種距離的親密記憶。這是一部有關回憶和喚起回憶的電影，雖然主題比較溫暖，但圍繞着主題的元素則滲出一點點沉鬱的空虛感覺。

導演莎樂韋絲為電影創造出無限的可能性，從一開始決定收集各自家庭的度假照片，從海洋、陽光和天空等瑣碎記憶片段來拼砌出整套電影，並在電影調色方面，參考照片去嘗試複製出顏色上的強烈對比和飽和度，希望從充滿現代感的飽滿色彩來呈現過去的片段，令《日麗》榮獲第61屆康城影展國際影評人周評審團獎。

正正故事建構在莎樂韋絲10歲左右跟父親在土耳其待了兩星期的回憶，順理成章將第一次潛水、第一次造訪古蹟遺址、泥漿浴、土耳其浴室，以及滑翔傘等那次旅程的快樂記憶注入到年幼的蘇菲（法蘭琪哥利奧飾）的生命中，無形間加強了整套電影的真實感。至於電影中飾演單親爸爸，跟伴侶離異的卡林（保羅麥斯卡飾）這個角色亦相當神秘，女兒蘇菲對卡林的認識，是透



過她的記憶、成長時累積的人生智慧及影片背後發生的事所構成的，但她對卡林的內在依然一無所知。蘇菲一直嘗試揣測和理解，卻又與卡林保持微妙的距離。整體故事差不多全由蘇菲的視點出發，因此就是她也不完全清楚爸爸在經歷些什麼。電影中有某些部分是刻意沒有闡明的，以確保這是蘇菲的視點和連貫性，有意拓展讓觀眾跟蘇菲一同思考的空間。

今次《日麗》是有關珍惜與親人共聚的寶貴回憶，或者大家可以自行賦予電影的心底意義。

◆文：徐逸珊

從《流浪地球2》看中國科幻

有些人不喜歡看中國的科幻片，認為中國科幻還沒達到美國大片的效果。我並不想評判對錯與高低。正如拿茅台酒和威士忌相比一樣，它們的釀製過程就有很大的區別，除了口感偏好，文化傳承，多少都隱含一些民族的精神特性。即使突破40億元人民幣票房的影片，仍有人說，我不會去看《流浪地球2》這類刻意推銷的電影。還有的說該片遭外國媒體批評嘲諷等。這些純屬個人喜好和看法，不代表影片有他們認為的「國家意圖」與「作品目的」。不可否認，本片有着較為突出的家國情與對未來太陽危機乃至對宇宙的憂慮與責任思考。

主角劉培強（吳京飾演）作為一個宇航員，他必須是一個有擔當的男兒，他遇上愛情，忠於家庭，同時知道重任在身，在「自古忠孝兩難全」的情況下，妥當安排家人後勇敢參與航空計劃。這是具有中國文化與人類文明價值的歷史精神擔當。這不能成為所謂外國媒體的訴病。

劉德華（飾演圖恒宇）是一個好演員，在現實中也是一位好父親，他在影片中，把車禍後女兒丫丫僅存的生命意識鎖入了「數字生命」。他說：「我要給丫丫一個完整的生命。」為了讓幼小的女兒永遠活下去，他堅持讓「數字生命」版本不斷迭代，期待它形成自我意識而持續存在。他堅信只要愛還在，思念還在，生命就在。這個希望在他的心裏，對他來說科研不再是機械般的冷冰冰。他不斷打開電腦熒幕，不斷地重複女兒的影像。「爸爸，這道題怎麼寫啊？」「爸爸，這是在哪？媽媽呢？」那麼幼稚可愛的聲音一直牽扯着作為父親的他。在宏大的題材中，能夠如此細膩地揪住人心，喚醒生命與生命之間的親密與疼痛，唯獨骨肉親情。對生離死別，「數字生命」可讓人以另一種形式生活在一起。因此「數字生命」成了影片矚目的詞條。結局最終成全了圖恒宇。這是人類的嚮往，也是對觀眾的慰藉。

今天的世界，我們不可能不去面對科技的高度發展所蘊含的意義與價值，也不可能避免其發展所帶來的不良影響甚至不可思議的災難。但「沒有人的文明毫無意義」。這才是值得深思的課題。如果我們對科技的無限發展，最終傷害的還是人類本身，那麼，這些發展又有什麼意義？人類必須清醒認知科技與文明的衝突，有選擇，有評估，哪些可為和不可為。故事是未來的，未來有多遠，科幻不僅僅是電影題材，而是將成為近在咫尺的現實。中國有「未雨綢繆」的成語，憂患意識無論任何時候都應該有。尤其危難當頭的團結精神，中國要有足夠的引領能力。

記得2014年美國拍過《世界末日》，2006年日本拍的《日本沉沒》等同類的影片，也大力渲染驚悚與災難，天災人禍，最終都是呼喚人心向善、道義在上的大好結局。只不過在敘述上、拍攝手法上各有不同。這方面，我覺得中國作者和導演在創作上可以再大膽一些，不必「無因」而「自囚」。世界無限，一切皆有可能。如果我們想要在藝術上展現一種精神導向，讓作品更豐滿，更切合人性，我們更要破除一些思想的窠臼。你精彩了，世界讚嘆你。你平庸了，人家把你的國家也給罵上。所以，藝術家既要有純粹的情懷，更要有高超的人文藝術表達的想像和能力。作者和導演沒有必要把一部作品看成是某種政治導向的代言。如果有這種明顯導向，那是藝術家的功力還不夠。

何佳霖，詩人作家。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香港女作家協會會長。